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風吹百合香

蘇振峰

在山坡上
在村路邊
都可以尋覓
到你的芳影

色彩艷麗的花瓣
總是吸引
路人駐足問候

英雄
不問出身
你自信地
綻放在
情侶的手中

綻放在
高雅的殿堂之上
你的聖潔
光芒四射

你的出現
無需
更多的言語
表達

一陣微風
掠過
帶走了
你的一抹
幽香

美了
一片天地
陶醉了
一群人

你爛爛地
笑了

南北何的書香

林國熹

南北何是一個地名，位于石獅「八卦街」腹心地帶。南北何有三幢古色古香的百年紅磚大厝，它座西朝東，面對糖房街，背靠赤魚街，北臨城隍街，南面是舊鐘樓上方的上帝街。南北何世世代代傳承著閩南渾厚的鄉土文化，它獨樹一幟，安于一隅，是僑鄉商品鬧市中的一片幽靜綠洲。

南北何日久歲深。早在1660年清代禁海年間，南北何居住著從永寧衛搬遷而來的余氏家族，時稱余厝圍。後清代開放海禁，余氏族親搬回鰲江居住，此地便易主當地富商何家。南北何場地開闊，古厝一字型排列，因中間居住朱氏北何女婿，頭尾兩幢為何氏兄弟，故名稱南北何。在清代，南北何最出名是北何古厝。古厝主人系三代相傳書香門第。至何賢謙先生這輩，他不僅善于經商，還發揚光大先祖儒商文化，在古厝興辦私塾，教書育人，造福鄉民。何先生學識淵博，熟讀四書五經，其創辦的私塾學堂教導有方，小城名門子弟均由此地入讀進仕，因而桃李滿天下，是盛極一時的文化中心。傳聞，參加鄉試科考的學子都要到此地拜訪掛名，聆聽先生指點教誨。此外，北何古厝還有一間高雅寬敞的藏書小屋，人稱「何厝書房」。何先生惜才愛書，他在先祖傳書基礎上，擴大書籍收集力度，把藏書事業發展成規模。如儒家著作，道教文書，易經八卦，籠吹曲藝，唐詩宋詞以及古漢語文學和經典小說。更為甚者他還廣為行善，為文人提供閱讀空間和交流場地。北何古厝蘊育著民間文化，私塾和書房享有盛譽，社會作用遠勝于官方機構，其馳名中外，蜚聲島國。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何厝書房」尚存有大量書籍，且有不少書頁發黃的老舊孤本。童年時代，我常找同學好友阿頭借書閱讀，《山海經》，《再生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經典常讓我流連忘返于古厝的歷史文化走廊。

阿頭是何先生後裔。父親何木水繼承先輩曲藝事業，在地方名聞遐邇。他擅長閩南民間音樂曲藝，號稱南鼓王，系樂壇聖手籠吹

專家，非遺文化繼承人。阿頭原名何清河，人長得高大帥氣，腦袋聰敏多智。在學校，他會路見不平幫小兄弟打架，也會讓自私的同學隨身水壺變成尿壺。他是同學公認的頭領，久之尊稱阿頭，別號傳入社會便替代了真名。

阿頭稟承先祖愛書的文化遺風，認為書是智慧的源泉，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他郵訂上海刊物《故事會》，常組織同學在「何厝書房」讀書講故事。有一天，我繪聲繪色講述「孔子拜師」，阿頭一高興便獎勵一技鉛筆和一本算術簿。

後來阿頭迷上攝影，常曠課去照相館學藝。期間，我俠肝義膽地代理他的課堂作業，承擔欺瞞老師的艱巨任務。為犒賞我，便讓我星期天到他家看書，中午免費補貼地瓜午餐，並破例讓我帶書回家觀看。「文革」期間，南北何成為「封資修」文化陣地。「何厝書房」大量藏書被焚屍滅跡，北何古厝大廳正中懸掛的清室朝御賜「聖旨牌」橫匾也不翼而飛。此時阿頭痛心疾首，幾年後便改弦更張。跟隨父親熟練籠吹曲藝後，他利用空寂的「何厝書房」開設攝影工作室。在執著的事業心驅動下，他刻苦耐勞，努力學習提高技藝，力求光影圖像的至臻完美。

時光流轉，歲月更迭。南北何古厝已經破落頹敗，「何厝書房」也早成廢墟，但它的文化底蘊卻綿延流長，它的歷史作用世代激勵著奮進的僑鄉人們。如今，南北何家族人才輩出，國家公職人員，攝影師，企業家，曲藝家，民間風水道士等精英層出不窮。2011年8月10日《海峽都市報》專題報道「何清河：多面樂手的「籠吹」情結」採訪文章，綜述石獅南嬌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文化俠客」阿頭的籠吹技藝，相機收藏，遍及神州大地的攝影足跡和山水，人物，輿運，跨國界商業廣告等藝術內涵豐富的視覺圖像。該文的發表再次把南北何的歷史功績和傳統文化呈現在人們眼前。

春花爛漫之時，我在龜湖公園邂逅阿頭。他正支著三腳架在調試由巨資購置的相機鏡頭。後他與我相約，說「八卦街」在重修拆建美化，有空到南北何看看吧！我說好啊，一定要去，重溫歷史，留住文化，還有永不飄逝的書香……

人在年輕時都喜歡走出故鄉，去尋找詩和遠方。可是，一旦住進水泥如林的城市樓房，又不約而同的開始回望故鄉。兒時，那個簡陋的小院卻成了生活的理想，和一生的美好奢望。

夏日的週末，一位朋友約我們去郊縣的一處民宿小院避暑遊玩。一到那裡，世界彷彿變成了另一個模樣，這是一方安靜的小院。有樹有花，前院繁花盛開，後院小橋流水，籐椅木桌。清晨，聽鳥鳴，看陽光爬過窗戶，灑一臉溫暖。午後的院子，綠樹蔭濃，捧一卷書，斜臥竹椅，桌上茶香裊裊，清風吹過。這樣的時光，工作中，生活上的一切煩惱都拋到了九霄雲外。此時，喝點小茶，發會呆，日子便一晃一悠地過去了。在這裡我們都停下為生活而奔波的腳步，享受著小院的一分清涼和人生片刻安寧和沉澱，享受著生命最本真的恬靜樂趣。

其實，當我們老了，期盼能住在這樣的小院，過一種極簡的生活，種菜做飯，種下時光，守著夏日的清涼，也守著如水的月光。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专栏主编: 温陵氏 宓月

452期

峨眉山的額頭在閃光（組章）

空，澆水、施肥、噴藥，或許也是展演？

一群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好奇地，把脖子伸向藍天。

綠色發展，現代農業，農旅融合，研學基地，網紅打卡地……時髦的詞語，在二峨山三峨山的重重褶皺裡，甘泉一樣汨汨流淌，匯入大渡河。

在軫溪遇見徐文科

他曾在我的一首詩中活著。

在沙灣軫溪烈士陵園，我再次與他相遇。他站成永垂不朽的紀念碑，成為我的旗幟和路標。

1965年9月3日，成昆鐵路大橋灣隧道施工現場，徐文科把生的最後一絲希望推給战友，把自己23歲的生命鑄成山體的一部分，托起路基和鐵軌，托起遠方與藍天。

他盤桓在大小涼山的高山大河間，蜿蜒在祖國西南的大動脈上——

一隻蒼鷹在翱翔。

一介山魂在呼喊。

他是偉大的路魂！也是平凡的戰士。他是1900多個英靈之一，也是30萬築路大軍的一員。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不是標語，不是口號，是徐文科和他的戰友們的口頭禪。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他們把肉體和靈魂，提煉成真理與精神。

軫溪小站，一列一列火車從大山的脈管裡開過來，又向前方開過去，轟隆轟隆，猶似徐文科們經久不息的誓言……

詩意裊繞三峨寨

沙灣有座三峨山，三峨山上有個寨，號稱「三峨第一寨」。

李藍義軍從清代襲來，山民視為猛獸，便在高險之處築寨為殼，把生命和錢財藏起來。多少年過去，李藍起義化為模糊的歷史，斑駁的石頭欲說還羞，無法訴盡「避難山寨」的前世今生。

「彼世上桃源，千里桑麻紅日外；此洞天福地，一鄉雞犬白雲中。」一副對聯道破天機：此乃詩中之境。

詩人阿洛夫基詩興大發：「一隻雞不值得尊重/因為它一直仰望你/一隻鷹不配受到尊重/因為它老是俯視你/必須尊重那些平視你的事物！」

他端坐在一垛殘垣上，一邊呼吸高山流水的氤氳，一邊與眾詩人分享他的新作。

此時，一尊表情深刻的石頭，正與李小平共話滄桑；一縷輕柔的風，愛撫著廖淮光的額頭；一株草和一棵樹，與龍小龍握手言和了；一隻與人為善的羊，咩咩地向程川問好；遠處，美女峰上的女神，與沙雁，互送了秋波……詩人們的靈感就要噴發了。

我也想寫一首詩：如此安然的人間，該有一隻惡狼出沒，與我公平較量。無論失敗的是誰，都能增強一首詩的悲壯美。

惡狼沒有出現。幾隻小鳥從蓬間驚起，把詩句寫上雲霄。古寨門上，幾塊石頭咕嚕咕嚕滾下山，成為鐵道忠實的道砟，為一首題為成昆線的長詩，添上詩眼。

峨眉山的額頭在閃光——讀郭沫若詩《峨眉山上的白雪》
峨眉山還在峨眉山那裡。
峨眉山上的白雪，還在峨眉山的白雪裡。

那個寫《峨眉山上的白雪》的人，在哪裡？

浴著一生一世最愛的月光，雪一樣繼續白著，比雪更白，比月更白，直至化成銀靄、紫煙和春水。他在另外一個除了白還是白的虛空裡，就著浩浩蕩蕩的大渡河水，在雄壯的山崖，在常綠的山野，在佈滿亂石和荊棘的河灘，抒寫「滔滔不盡的詩篇」。

他是峨眉山上的魂。

這個背井離鄉的遊魂啊，他是否認識我們這些迎迓他的故人？我們站在故鄉的村口，排列成峨眉山下錯落有致的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翹首盼他歸來。他是我們「偉大的蒼涼」，我們是他「寂靜的家園」。

那就讓我們記住他！而且，隨時想念他——

此時，他就站在峨眉山那最高的山巔。他是峨眉山上的白雪。

此時，我在峨眉山下，匍匐在早晨八點半的春光裡，以虔誠的姿勢再次仰望一座山峰。我看到了金頂的光芒，那是峨眉山的額頭在閃光。

太平古鎮訪美

太平古鎮古得神秘，多少好色的人總撩不開美女峰的面紗——

1和4，2和5，3和6……數字與數字的結合，拉郎配或是兩相悅，都很智慧和美學。

古人聰明的腦袋我們摸不著，我們只看到現實的好——

靈惠泉水甜；

鮑氏豆乾香；

太平鎮裡很太平；

美女峰下的美女，比想像還美。

如此絕色的山水和人物，應該佐以酒和詩。

那個開釣茶溪的大詩人，我們這些景從小詩人，都好這一口。

（註：郭沫若少年詩作，有「開釣茶溪水，迎風頌我詩」之句。）

綏山館裡少年狂

——讀郭沫若自傳《少年時代》

小小少年郎，在古銀佈施的黃金中，漫卷詩書。

慈母施以詩教，嚴師懲以詩刑。

一顆鵝卵石，越擦越亮。

翩翩少年狂，青春的岩漿快要撐不住他的胸膛了——熾烈的火焰越燒越旺，攪動峨眉山的風雨。

一隻鳳凰驚飛起，一路狂瀾。

大渡河畔戲正酣

——「沫若戲劇小鎮」記

悲劇，喜劇，正劇……

話劇，歌劇，詩劇……

川京昆越評，生旦淨末丑，唱做念打……

峨眉山的風雲，大渡河的波濤，在一顆碩大的奇幻彩石中，次第上演。



徐澄泉，重慶萬州人，現居四川樂山。出版有《純與不純的風景》《寓言》《一地黃金》《誰能佔卜我的命》等7部詩集。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樂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在石縫裡掘金子

在喀斯特的皺紋裡栽水稻，顆粒無收；
在喀斯特的皺紋裡種玉米，聊勝於無；
喀斯特的皺紋裡，偶爾滾出幾個土豆和紅薯，稀稀拉拉的隊伍，好像國民黨的垮桿兒兵……

大山深處的沙灣人啊，窮「瘋」了。
「試讓堅硬的骨頭，長出柔軟的肉！」
一個叫廖萬夫的「瘋子」，瘋狂嘗試——千萬隻「川佛手」，伸入「喀斯特」。

心誠則靈，手勤則富。黃澄澄的佛手柑，含笑拈花，猶似我佛伸出讚許的手指，點石成金。

綠化村、玉禪村、羅一村、寨子村……眾多鄉鄰，一起瘋。柔毛淫羊藿、金絲皇菊、紅參果……一堆一堆的土疙瘩，從石縫裡掘出來，直接送入加工廠。標準化車間，吃進去綠色的植物，吐出來黃燦燦的金子。

初夏一日，幾架無人機盤旋實驗田上